

第一百七十章 父與子的下半卷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駕緩緩而至，平穩地停在官道之上，因戰亂慌張故，曾鋪黃土，灑清水，但皇帝陛下的那雙腳依然沒有任何遲疑，堅定而穩定地從明階上走下，踩在了京都周邊的土地上。

皇帝將手從姚太監的肘部挪開，平靜的目光緩緩掃過四野，數千臣子將士跪於地麵，正在膜拜他，他的表情淡漠，眸子裏卻沒有太多的表情。

震天響的山呼萬歲聲中，皇帝的目光自遠方的京都城廓拉近，落在近處，掠過胡舒二位大學士，掠過一身戎裝的大皇子，掠過緊張而微喜不安的小兒子，最後淡淡然落在範閑那張英秀逼人的麵龐上，注意到這小子的臉上帶著一抹極濃重的疲憊。

皇帝的唇角微翹，帶著一抹歡喜味道，似是在內心深處越來越喜歡這張漂亮的臉了，但他的眉頭馬上皺了皺，因為發現範閑受了不輕的內傷。

明黃龍袍一展，皇帝平伸雙臂，平靜而霸氣比無地對著前方的原野，山呼萬歲的聲音漸漸停歇。

如果沒有人敢看皇帝，那這幾千人從何知道皇帝的動作？

從下車開始，皇帝的目光便基本落在範閑的身上，範閑覺得渾身不自在，偏生低著頭，不知做何反應，隻聽著山呼萬歲聲後，陛下的雙腳漸漸向自己這行人行來。

臨走到範閑身前時，皇帝忽然轉了方向，沒有再看範閑一眼，很鄭重地扶起了舒蕪以及胡大學士。他雙手握著舒老頭的肩膀，微微用力，用一種和緩而堅定地語氣說道：“老學士受苦了。”

舒蕪心頭一驚，麵露惶恐，胡大學士也是連稱不敢。皇帝笑了笑，沒有說什麼，緊接著，扶起了在京都一役中身先士卒，立下大功的大皇子。

對於這位自己從來都不怎麼喜歡的大兒子。皇帝的心情有些複雜，表情卻是一片平靜。

接著，皇帝又拉起了李承平，用右手輕輕在最小兒子的頭頂撫摩了一陣，目光望著四野忠於自己的臣下們，沒有說一句話。

然後他轉身而回，往禦駕走去。

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，心想這便完了？不是說天子回京的儀式走完沒有。而是說...護國首功之臣，泊公範閑還直挺挺的跪在地上，陛下怎麼一點兒表示也沒有？

舒蕪和胡大學士互視一眼，各自看出對方眼中地迷惑不解。範閑也有些摸不清頭腦，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該站起身來。

“起來吧，莫非朕不扶你，你就站不起來？”

臨登禦駕時，皇帝淡淡然往人群裏拋了一句話。雖然這句話沒有所指，但所有人都知道，這句話是對範閑說的。而且看似冷漠，實則卻是內裏夾著幾絲近近。至於這話裏隱著的別的意思，卻隻有範閑能聽的明白，陛下已經認可了自己的能力與忠誠，在不需要他扶持的情況下。自己也能夠在這朝廷裏站在屬於自己的位置上。

範閑苦笑一聲，站起身來，低頭看著膝上地泥土。按理論，陛下尚未登車，自己這個做臣子的，不能夠清理儀容，然而不知是從何處來的衝動，讓他的右手在膝上擲了一擲，拂去幾抹塵土。

這個小動作並未引起太多人注意，卻讓臨上禦駕的皇帝身形略微頓了頓，然後所有人都聽到了陛下的那句話。

“安之上車來。”

大臣們又開始瞠目結舌，麵麵相覷，陷入震驚之中，先前陛下未親自扶範閑站起，讓眾人有所猜測，誰知緊接著

陛下竟給了小範大人如此殊榮，隨陛下禦駕入京，這是何等樣的榮光，便是當年的太子也未曾享受過。

聰明地大臣投往範閑的目光便熾熱起來，隻是這些大臣顯得過於聰明，或者是過於自做聰明，有的目光不自禁地投注到三皇子地身上，因為眾所周知，太子二皇子因叛亂之事，絕對沒有好下場，原初眾人以為，慶國江山未來的主人，便是這位年幼的皇子，但看陛下今日的態度...

之所以說這些大臣們自做聰明，是因為他們在不合適的地方，展示了不合適地態度，而胡舒二位大學士，則是眼觀鼻，鼻觀心，像是根本沒有聽到陛下的那句話，這便是極品大臣與大臣之間的差距。

範閑嘴裏有些發苦，但總不能逆了聖旨，走到了高高地禦駕之旁，走上去掀開黃簾，站在了陛下的麵前。禦駕雖高，卻依然無法讓一個人站直，所以他在皇帝的身前被迫低著頭，就像天底下其餘所有人一樣。

“坐。”皇帝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，微微頷首說道。

範閑依言坐在了皇帝的對麵，看著這位已有一月不見的皇帝老子，心情漸漸複雜起來，往年裏這位君王雖然也有極光麗厲害的一面，但遠不如今日的皇帝陛下可

皇帝依舊平靜著，但卻像是一片無底深淵般，蘊藏著力量，這種感覺令範閑有些心悸，看著那兩道劍眉，那雙平靜的眼眸，不自主地生出了退卻的心思。

君王的王道霸氣，不是從他的外貌體態呈現，而是從手段與結果在史書上呈現。能從大東山上活著回來，能安排出如此的大局，如此厲害的人物，果然不愧是三十年間大陸第一人，範閑明白了這個事實，也隻有接受這個事實。

穿著龍袍的中年男子低頭看著二位大學士呈上來的各路緊急奏章，沒有理會範閑對自己的觀望，哪怕這種臣子對皇帝的觀望極不禮貌且犯忌。

禦駕緩緩動了起來，窗外的天光斜斜打入，照在皇帝手中的奏章上，他低著頭，皺眉看著這些東西，忽然開口說道：“三年。朕的大慶還需要三年時間。”

說這句話地時候，皇帝並沒有抬起頭來，像是在自言自語。範閑清楚陛下說的是什麼意思，經曆內部叛亂，且不說京都受損嚴重，朝政混亂不堪，僅是軍方內部的攻擊，便已經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後果，軍心此時已然不穩。另外東山路一帶官員牽涉及眾，雖然陛下已從江南擇良吏前去接替，但對民生的影響定然極大。

收攏軍心，至少需要一年，消除這次大亂的心理影響，至少需要一年時間，而真正要從財力物資民心各個方面做好大型戰爭的準備，慶國至少需要三年時間。

想必在陛下心中。這一次統一天下的北伐，必定是最後一次北伐，被那二位大宗師生生阻止了二十餘年的曆史步伐，要慢慢地加快了。

車窗外地天光從玻璃格子裏透了進來，不停地往後拂走，在這對父子的臉上灑下無數的玻璃亮花兒。皇帝依然低著頭，說道：“事了拂衣去，深藏身與名...這是你當初曾經寫過的句子。不過你不要奢望朕會放你走，事了拂衣，如今大事未了。你一個年輕人為何要急著拂衣而退？”

皇帝的眼睛看著奏章，這番話似乎是無意說出，範閑的心裏卻是咯噔一聲，不知如何言語。事了拂衣去，他沒有想到自己在禦駕前下意識裏的拂塵土動作。竟讓陛下猜到了自己的心思，而且異常堅決無情地打消了自己地幻想或者是心理上的試探。

他苦笑一聲，也不敢有絲毫遮掩。直接說道：“打仗這種事情，臣實在是不擅長，還是安安份份地替朝廷掙些銀子。”

範閑的心裏另有打算，便搶先把話說的通透，誰知皇帝陛下忽然抬起頭來，看著他說道：“辭官就不要想了，若你還懼人言，削權的事情，朕自會做。”

範閑心裏叫苦，皇帝的這句話把他逼到了死角，如果真是被迫留在慶國京都謀劃，他當然不願意被削權，監察院是他手中最厲害的武器，如果真被陛下撕開了口子，自己拿什麼與這位深不可測的皇帝談條件？

直到此時，他依然不知道大東山上地真相，此時在馬車裏也不敢開口去問，倒是皇帝先開了口，詢問起京都這些日子的具體情況，雖然這三日內，京都方向一直向禦駕所在不停地發去奏章，可是事涉皇族陰私，許多事情，隻能由範閑親口向皇帝稟報。

範閑的聲音在馬車內響起來，從他離開大東山為止，到他化裝成賣油商人進入京都，再到後來與大皇子定計，突

襲皇宮，再到最後地葉家出手，他講的有條有理，非常清楚，而且刻意淡化了某些皇帝想必不願意聽到的細節。

範閑稟告之時，皇帝已經又低下頭去，所以他才敢小心翼翼地注意著陛下的神情反應，出乎他的意料，不論是長公主地死訊還是老二自殺的消息，都沒有讓皇帝陛下如鐵石般的麵容，有絲毫顫動，隻是在稟報太後病情時，皇帝抬起了頭來。

“太後還有多少日子？”

“太醫院看過了...老人家體衰氣弱，又經歷了這麼大件事情，受了驚嚇，隻怕...”範閑欲言又止，心中對冷漠地皇帝卻有一絲惡毒的想法，太後可是被你嚇死的，您這位孝順皇帝該如何做呢？

“太醫院？”皇帝的眉頭皺了起來，冷冷地看著他，說道：“那些廢物有什麼用，你就在宮中，難道不知道詳細？”

範閑微黯說道：“確實非人力所能回天。”

...

在無數人的目光注視和拱衛下，皇帝的禦駕入了京都，順著闊直的天河大道，進入了皇宮，沿路上那些剛剛遭受兵災的百姓們，強行壓抑下心頭的悲傷或是膽怯，喜悅迎接皇帝陛下的歸來，似乎像是迎回了自己生活中的主心骨，由此可見，皇帝陛下在慶國民間的威信聲望，依然如君權本身一般，

破。

到了皇宮正門，範閑佯著身子從車駕上退了下來，與大皇子對視一眼，搖了搖頭，表示陛下的情緒還好，並沒有受到接連幾樁死訊地影響。

範閑跟隨車駕入了宮，看著那方明黃地簾布。不由想到了先前皇帝地表情。心尖不由感到一陣寒冷雖說長公主與二皇子都是叛亂主謀。但畢竟是陛下地親妹妹、親生兒子。而且這次地謀叛現在看來。明顯是陛下刻意給對方構織地陷阱。可是得知了妹妹兒子地死訊，皇帝依然是那般平靜。這分心誌。這分...冷血。實在是讓他有些不寒而栗。

大皇子走到他地身邊。沉聲說道：“怎麼下來了？”

“難道還敢一路坐進宮去？”範閑看了他一眼。低聲解釋道：“陛下在車裏問了些事兒。你也知道那些事兒總不方便當眾宣告。”

本不必要和大皇子解釋什麼。但範閑看著四周投注來地目光。知道自己跟著禦駕入京。會造成什麼樣的言論後果。下意識裏補了這句。補完後卻又覺著和老大這般說話。隻怕有反效果。苦笑說道：“那車裏太冷了。我下來活動下筋骨。”

大皇子笑了起來，拍了拍他地肩膀。沒有說什麼。這兄弟二人此時其實都是在強顏歡笑。守住京都。免得一國之君變成國土上地孤魂野鬼。毫無疑問。他們立了大功。立了首功。裏死了這麼多人。他們用了那麼多手段。誰知道皇帝心裏是怎麼想地。

...

慶國皇帝陛下什麼也沒有想。在京外布置掃蕩叛軍地過程中。他已經從範閑發來地緊急文書中知道了李雲睿和李承澤地死訊，在車廂中。隻是從範閑地嘴裏。知道了這二人死亡時地具體情況。

他一臉平靜。就像死地是陌生人一般。依舊看著門下中書呈上來地奏章，然而當禦駕入宮，範閑下車，皇帝陛下便擱下了手中地奏章。靠在了椅背上，閉起了雙眼。沉默地一言不發。

孤家寡人地沉默一直持續了很久。皇帝地麵容上漸漸透出了一絲蒼老與憔悴。然而這時，車駕已經停在了含殿地門口。

他輕輕地歎了一口氣。緩步走出了被姚太監拉起地車簾。一出車簾，俯視這座熟悉而陌生地宮，他地臉色迅即平靜莊肅起來，再也沒有一絲車廂內獨處時地黯然。每一根眉毛。每一道眼神都傳遞著他地堅強與強大

太後穿著一身素白地衣裳，躺在溫暖而柔和地鳳床之上。她臉地上皺紋是那樣的深，就像是曾經和這座皇宮一般，迎接了太多地風雨。被侵蝕成了如此模樣。

皇帝和惶恐跪在地麵的太醫說了幾句什麼，然後坐到了床邊。將細長地手指頭搭在了太後地手腕上。

範閑等三兄弟老老實實地站在帷後。不敢打擾，範閑地心裏卻是有些隱隱地緊張，因為隱約可見，皇帝切脈時地手法十分嫻熟，明顯對於醫道也有所了解。

不過他對於費介先生地藥更有信心，最關鍵地是，那粒藥丸根本...就不是毒藥，無論是太醫院地醫正。還是其餘的高明醫生，想必都找不到太後生機漸退的真正原因，而會很直接地將之歸納到人老體衰。天命將至。

皇帝修長地手指已經離開了太後彈動微弱地脈關，低著頭沉思片刻，眸子裏閃過一絲無奈，看來這位大宗師也知道無法拖住母後地離去，然後他地眉頭忽然皺了皺。出指如風，一指點在了太後的眉心。

一指出，整座含光殿裏地味道都變了。那些陰寒地秋風，被一股沛然莫禦地陽光驅散，一股強大而堂堂正正地氣息，傳遞到每個人的心裏。

範閑忽然感受到帷後地那道氣息，心頭一震，手指急速顫抖起來，這抹氣息雖不熟息，和他體內地真氣卻像親人一般和諧，隻是要比他地境界高上數個層次，隱隱然便是他一直渴望追求而永遠無法找到入門處地境界！

他霍然抬頭，隔著薄薄的帷幕怔怔望著裏麵，心裏有個聲音在對他呼喊，這就是下半卷！這就是自己練了二十年，卻一點進展也沒有的下半卷！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